



寻访生存边缘的 生灵

杨同杰 著

山东省地图出版社

寻访
生存边缘的 生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访生存边缘的生灵/杨同杰编著. — 济南: 山东省地图出版社, 2003. 8

ISBN 7 - 80532 - 639 - 8

I. 寻… II. 杨… III.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
IV. X3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2862 号

山东省地图出版社出版发行

日照市黄海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1/32 8.5 印张 213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1)



(2)



(3)



(4)

彩图 1

(1) 沂蒙小蠹斯

(2) 中华虎步甲

(3) 高原山蝉

(4) 河 螭



(1)



(2)

彩图 2

(1) 榆绿天蛾

(2) 樗蚕蛾

(3) 土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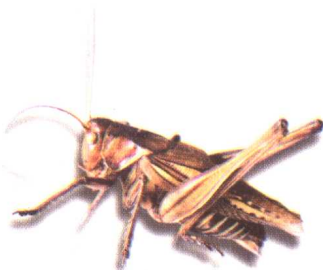
(1)



(3)



(4)



(2)



(5)

彩图 3

(1) 沙漠黑金龟

(2) 褐螽斯

(3) 华山拟态夜蛾

(4) 平嘴壶夜蛾

(5) 花椒凤蝶



(1)



(3)



(2)



(4)

(5)



彩图 4

- (1) 杨同杰在腾格里沙漠考察
- (2) 杨同杰在腾格里沙漠中寻找考察点
- (3) 杨同杰的爱人夏庆兰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黄河边考察
- (4) 杨同杰在华山考察
- (5) 杨同杰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乌梁素海

前 言

我从小生活在沂蒙山腹地的一个偏僻小山村里，村子不大，只有几百口人。

那时人们住的全是茅草屋，这些茅草小屋全都建在依山傍水的山脚下。人们的活动范围也很小，连县城在什么地方，是个什么样子也没有几个人知道。

那时人们的生活贫穷而原始，黄牛犁田，野草为柴，每日为三餐挣扎。人与自然界相依相存。小河绕村而流，山泉随处可见，野草树木将整个小山村包裹得严严实实，那水中的鱼儿，林中的鸟儿，草丛中的虫儿陪伴着村人们生活、生存、繁衍，一代又一代，……

30多年过去了，当我回到我童年时代的那个小山村时，所有的一切全变了，变得再也找不到当年的痕迹了。

村人们不再那么贫穷了，再不用为裹腹的一日三餐而没白没黑地操劳了；昔日的茅草小屋被红砖碧瓦取代了，煤炭与煤气代替了早年的树叶与柴草；各种机器与车辆让村子里的骡马牛驴再也没有了用武之地……

然而，村前的那条终年流淌不断的小河却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往日的小河床上盖起了排排瓦房；山涧的溪泉也不知跑到什么

地方去了,灌溉农田的水渠塌陷淤积得无影无踪了;当年那繁茂的林草植被也不见了,只留下了因水土流失而裸露的群山与干涸的土地。

鱼儿没有了!鸟儿飞走了!虫儿不见了!这些一直与村人们一起过了成百上千年的邻居们已提前在自然界中完成了自己的生存使命。

村人们成了这里的幸存者,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人们居住的房屋越来越宽敞明亮,可原始自然的东西却越来越少了。

家乡的这种变化让我惊心动魄,我说不出是喜是悲,我思念那些与人类同样具有生命的其它生灵们,我在心底呼唤它们重现在我眼前……

《寻访生存边缘的生灵》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文中的主人公有的是我们身边的,有的是在我沿黄河考察时接触到的,有的则是在我的感悟中出现的。但愿人们在阅读后,对那些正处在生存边缘的邻居或朋友有所了解与认识,从而让我们共同为它们争取一点生存空间。

这并不是对另类的施舍,等到自然界中只剩下人类自己的时候,人类自己不也到了消亡的时刻了吗?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环境保护首先要从环境教育抓起。只有环境教育普及了,人们的环保意识才会提高。

作者

目 录

1. 母猪山重游记	(1)
2. 迟归的小黑蚁	(4)
3. 自然减员维持着小黑蚁的生态平衡	(7)
4. 跟踪彩凤蝶	(10)
5. 刺螟蛾	(14)
6. 黑山蚁与蚜虫的关系	(18)
7. 蚊虫的克星	(21)
8. 白眼蝶流浪记	(23)
9. 丝光蝇的早熟早衰	(27)
10. 罐泥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30)
11. 回忆萤火虫	(34)
12. 百丈崖上的黑蛱蝶哪去了	(37)
13. 黑凤蝶高傲的代价	(41)
14. 对三叶虫的猜想	(45)
15. 徐家山花椒蝶	(48)
16. 腾格里沙漠的黑鞘金龟子	(51)

17. 寻访腾格里沙漠	(54)
18. 苦豆与苦豆螟	(57)
19. 褐步甲哪去了	(59)
20. 贺兰山云杉尺蠖	(62)
21. 陶醉在黄河岸边的沙窝虫	(65)
22. 失踪的草金龟	(68)
23. 乌梁素海的苇泥蜂	(71)
24. 被困死的土蝗	(74)
25. 生命的力量	77
26. 苦行僧巢泥蜂	(81)
27. 鬼婆虫	(84)
28. 磴口水蚤遇难记	(87)
29. 陕晋山蝉	(90)
30. 重建家园	(92)
31. 桑蚕怎么了	(95)
32. 夜宿回心亭	(99)
33. 华山螽斯难度夜	(102)
34. 秦岭夜蛾白昼舞	(106)
35. 短命新娘	(109)
36. 幸运的菜粉蝶	(112)
37. 小河不再流	(115)
38. 谁来作证	(118)
39. 两个家族的战斗	(121)
40. 遇险棋盘山	(124)

41. 一位山民对生态环境研究的认识	(127)
42. 儿子带回的礼品	(130)
43. 亲情与爱情	(132)
44. 杀夫凶手	(136)
45. 人、青蛙、土元虫	(140)
46. 蜜蜂与黑熊	(143)
47. 生活在水面上的昆虫	(147)
48. 寻找三叶虫化石	(149)
49. 关于对地藏蜂的另一种考证	(152)
50. 逆源黄河矢志不移	(156)
51. 民和细腰蜂	(161)
52. 潼关蚱蝉出土难	(164)
53. 蛱蝶重回风陵渡	(167)
54. 嫁夫随夫的悲剧	(170)
55. 棉蛉虫不见了	(175)
56. 拟态夜蛾怕晨雾	(178)
57. 假死成真	(181)
58. 对跳蚤的回忆	(186)
59. 被饿死的中华蝗虫	(189)
60. 伟大的母爱	(192)
61. 民和县麻雀消失之谜	(196)
62. 筑错巢的母亲	(199)
63. 三只猫头鹰的命运	(203)
64. 连遭不幸的红狐狸	(207)

65. 一条侥幸逃脱的青花蛇	(212)
66. 谁之过	(216)
67. 幸运的蟾蜍	(219)
68. 黄河泥燕两家族	(222)
69. 梦留唐王山	(226)
70. 避难蚁山国之一	(231)
71. 避难蚁山国之二	(236)
72. 劫后余生之一	(243)
73. 劫后余生之二	(249)
74. 劫后余生之三	(258)

母猪山重游记

母猪山位于沂城以北 35 公里处，我在童年时代曾在山下的村子里住过两年，那时的中国农民还是以生产队公有制形式生活，我们生产队有许多土地就分布在母猪山上。

那时，母猪山在我的眼中是浩大无际的，山上刺槐林密密层层，山下那贫瘠的山梁就是生产队的农田。每年秋天我就与母亲在这些山梁上，将生产队分给我们的地瓜分切成片晒干后作为一年的主食。那时的母猪山生机盎然，狐狸野兔时有可见。最使我难忘的是那些马蜂与蝗虫，深秋来临了，早上的马蜂们被冻得紧缩在蜂巢上任由我们这些孩子摆布，可一到了中午它们便在温暖的阳光中醒来了，我们就开始倒霉了，那些无情的马蜂便把我们蜇得漫山遍野地鬼哭狼嚎；那些中华蝗虫们就成了无辜的弱者了，它们有的正在山梁上忙着第二次产卵，有的则将卵产完后静静地伏在地面上尽情享受大自然留给它们的那不多的生命时光，我们这些孩子们不费垂手之力便能将它们俘获。

重游母猪山已经时隔 30 余年了。

当我考察了沂蒙山区的诸多地域后突然想起了母猪山给我儿时的那份情感，于是便产生了一种重游的欲望。

1999 年 6 月份，我邀请了沂水师范的赵善忠与鞠升川两位教

授选了一个晴朗的早上,向母猪山进发了。

赵善忠与鞠升川是我的好朋友,多年来一直对我的工作与研究给予大力支持,这次相约,他们没有一丝迟疑便随我出发了。30多公里的路程,我们骑车行驶了近一个小时就来到了母猪山脚下,将车停在山脚下选取了山体东坡作为攀山的路线。

俗语说:六月天,孩子脸,说变就变。这话一点也不假,从城里出发时还是风和日丽,现在却突然变得阴云密布了,刚刚爬上山体的一半天空中便开始有细小的雨点落下了。

好不容易抽出时间重游母猪山,我真舍不得因天气原因而就此弃道而返。由于我没有退缩的表现,赵鞠二位也就紧随而攀了。

母猪山仍旧是几十年前的轮廓,然而,覆盖在山顶部的那些刺槐林却稀疏了许多,山体上原本那些被植被覆盖的荒芜了的山梁已经被人们开垦成了粮田。

中午10点左右,雨越下越大了,我们索性就在雨地里漫步,好在夏天的雨水并不凉,我们沿着山顶的东部来到了母猪山的前坡。

前坡是母猪山植被最好的地方,那些生长了几年几十年的刺槐树虽被人们砍伐了许多,但那些新生的枝条却是十分茂密。沿着一条被上山的人踩出的小道,我们从山顶向下走了不远便发现了一处山石垒起的小草房,来到房前一看,里面有一位60多岁的老头与十几只山羊住在一起,房子太小了,老人睡觉的床是用几根木棍搭成的,床前床上全被羊占据着,老头正蹲在羊的中间。

我们的到来打破了羊与人的平静,老人向羊们喊了几声后站起身让我们进屋,可我们实在不想进去抢占他们的空间。

门前的墙壁上老人自编的鸟笼内有七八只鸟正在不停地窜跳

着,偶尔发出几声绝望的鸣叫,一堆乱蓬蓬的尼龙网堆放在墙角边,我知道这是捕鸟的网了。原来这些不幸的鸟儿正是老人捉来的。

当我明知故问地向老人寻问鸟儿的来历,这位 60 多岁的老人却一脸的不安与恐慌,他语言不清地一会儿说是在山林中捡的,一会儿说是山下的孩子卖给他的,我们不由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惜:老人呀,你也知道破坏自然生态并不是一件光彩事,须发皆白的年纪了还要说谎。

离开老人,我们便向山下走去,记得在前面不远的山梁边曾有一处常年不涸的山泉,那时在山上劳动时全靠饮用这清冽泉水,可等我们来到这里一看时,原来的山泉早已无影无踪了,就连山梁边的岩石也风化得面目全非了。

不知为什么,重游母猪山的那份舒畅还没等走下山便一点也感觉不到了,心中总有一种失落感,母猪山在我的脑海里似乎矮小了许多,植被的减少,水土的流失,看山老人那种忐忑不安的神态,已经将我儿时的那份对母猪山的向往驱赶到了九霄云外了。

迟归的小黑蚁

邻居家的两个小男孩守在一个小黑蚁的巢洞边正争得面红耳赤：一个说蚂蚁也像人一样白天劳动晚上睡觉；另一个小男孩据理反驳，他说这是不可能的，蚂蚁虽然能劳动能觅食，但决不会睡觉。

于是这两个相持不下的小男孩便找到了我的跟前，请我为他们解答。望着他们那份天真企盼的目光，我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说起来真有些惭愧，我虽然是一位研究昆虫生态的工作者，几十年来与各类昆虫相伴为伍，可怎么就对这两个孩子的简单问题从没认真研究过呢？这使我不得不又一次承认自己对昆虫了解得太少了，不得不再次认识到昆虫生态的研究课题实在浩繁。

向两个孩子约好下个礼拜答复他们后，我便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还好，这正是初秋季节，在自然界中生存着的那些小黑蚁家族正在忙碌地做着过冬的准备。大地上随处都可以见到它们的身影，正如孩子们所讲的，这些小黑蚁们有的正在觅食，有的正在把洞中的土石沙砾运向洞外，它们各自都在为自己所担负的工作而忙个不停。

一连几天我都在几个选好的小黑蚁的巢洞边不停地进行着观察。